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快乐驿站

天使无邪

◎ 陈雪珠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 第一辑 天

天使 无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无邪 / 陈雪珠著. -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福建儿童文学新人文丛·快乐驿站丛书)

ISBN 7-5395-2325-5

I. 天... II. 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7641 号

天使无邪

——福建儿童文学新人文丛·快乐驿站

作者: 陈雪珠

出版发行: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福州屏山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14 千字

印张: 6 插页: 4

印数: 1—5180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5-2325-5/J·472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两个人的战争	(1)
“不想回家”遭遇“雄风烈火”	(11)
脆弱的妈妈和妈妈的脆弱	(17)
邻居是个大好人	(23)
对未来的设想	(27)
失败的第一步	(31)
医生蓝弘季	(42)
蓝弘季的秘密	(54)
书记把我变成了孤儿	(60)
考完试的感觉	(69)
阴森森的家伙	(73)
网友玩友	(82)
秦川流与他老爸	(91)
作家秦道子	(97)
神秘小纸条	(105)
神秘人物出场了	(112)
第一次亲密接触	(119)
顺利通过自己对自己的考核	(123)
妈妈的初恋情人	(127)

伤心的流星雨	(139)
轻轻地他走了	(147)
有钱的舅舅	(150)
爸爸带着一条裙子出现在学校门口	(155)
关于爸爸的遥远的回忆	(164)
假如妈妈和爸爸复婚	(169)
绑架我的人让我痛心	(176)
意料之外的结局	(180)

两个人的战争

在电视里看过无数由两个人挑起的战火，他们关系亲密，像夫妻、父子、母女等等，他们朝夕相处，爱对方胜过爱一切，但他们之间就是战火不断，最后振振有辞地说是因为爱而战。我不喜欢这样的战争，因为爱而战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很幼稚。既然都那么爱对方，干吗还是有战争，还要用最尖刻的语言用最凶狠的眼神把对方刺得鲜血直流？我已经十六岁了，假如我现在因为什么天灾人祸而香消玉殒了，那么这短短的十六年就是充满了战斗的一生，是在战火中穿梭的光辉的一生，生命在唇枪舌剑中留下大片大片的看不见的弹痕。我这十六年的前八年是跟爸爸和妈妈一起度过的，那时候的战争只发生在爸爸和妈妈之间，但我老是被他们嘴里喷射出来的带着恨不得置人于死地的唾沫星儿溅到，一点一点像硫酸溅过一般，在我那时还幼小的心灵上蚀出千疮百孔来。后八年是跟妈妈一起度过的，一种战火熄灭了，另一种战火又起，熊熊地在我和妈妈身上燃烧。妈妈很爱我，这我知道；我也很爱妈妈，妈妈同样知道。因为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来说，谁对谁都是惟一，都是无法复制的，但我们之间仍然要战争，生命不息，战争不停。



……那么

这短短的十六年就是充满了战斗的一生，

是在战火中穿越的光辉的一生，

生命在唇枪舌剑中留下大片大片的看不见的弹痕。



真是无药可救。

在由妈妈和我组成的二人世界中，最普通的家庭生活也会有无数不普通的导火线，比如因为吃东西的声音，因为看电视的姿势，上卫生间的时间等等，这么鸡零狗碎的事情都可能让我们短兵相接，而且一触即发。妈妈说我越来越叛逆，我说她越来越不可思议；妈妈说我越来越不听话，我说她的话越来越多不知道该听哪一句；妈妈说我是成心气她不给她一刻安宁，我说她火气大喜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就是这样战啊斗啊，输赢没有定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赢了，于是就开始洋洋得意，但看到妈妈伤心的眼神我又觉得自己输了，因为我的洋洋自得是建立在她伤心的基础上的，我不希望她伤心，这是事实。其实我们不是敌人，就算战火纷飞，我们依然是相依为命血脉相连的母女关系，这同样是事实。

但不管怎样，我依然以妈妈为骄傲。妈妈是报社的一名记者，每天翻一翻《都市晨报》，总能看到妈妈的名字，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当记者的妈妈，都觉得一个人的名字能变成铅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更何况妈妈的名字“王景琳”每天都以铅字出现。每当同学看到妈妈的名字并告诉我他们的羡慕时候，我就会充满自豪地但又很很下以为然的口吻说，“那有什么，我家里还有好几本我妈妈的作品剪辑呢！”听的人更羡慕了，我当然就更加神气起来，但仍然不忘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来。妈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每天所接触的人和事情都是新的，她回家后会把这些新人新事告诉我，我再拿到教室

两个人的战争





去炫耀。有时候妈妈还可以和一些名人或明星合影，我把照片拿到教室去，引来更多的羡慕：妈妈让我在同学当中撑足了面子，但和妈妈单独面对的时候，我就会生出很多对她的不满。她很忙，经常出差。每逢出差，我就被寄放在她的同事家，跟一个没爹没娘的苦孩子一样，可怜兮兮地看着别人享受天伦之乐，那时候，“身世凄凉”、“无所归依”、“寄人篱下”等等凄惨的词语在我的日记里出现的频率特别多。就算没有出差，妈妈的工作性质也决定她根本就无法正常上下班，很多时候我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等妈妈回来。我的外公外婆早已经去世，惟一的舅舅又远在新西兰，在这座城市，我和妈妈没有其他的有血缘关系的人，当然，那个我曾经称为“爸爸”的人是不能算的。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寄宿，可以和好多家在外地的同学在一起，这样妈妈不在家的日子就不用害怕孤独了，但妈妈坚决不同意，说是那样她不放心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我乖乖待在家里，不管做什么她都很放心，可我要是去别人家住一个晚上，她就会打好几个电话，紧张得不得了的样子。

薯片一片一片地塞进嘴里，牙齿切碎薯片的声音脆脆的、沙沙的，有一种雨打芭蕉的乐感。我最喜欢这样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电视了。我现在的习惯是，每天放学后先给妈妈打个电话，问妈妈有没有空回家做晚饭，如果妈妈说没空，那我就自己到街上的小吃店叫碗面吃了再回家。每次妈妈说没空的时候我总是一肚子委屈：她



是我的妈妈呀，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伤心的时候我干脆就跑到超市，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全部变成一堆零食抱回家，边看电视边慢慢吃。妈妈最讨厌我吃薯片，但我又最爱吃薯片，这也成了我跟妈妈之间无数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妈妈每次都会问我晚饭吃什么，很简单，我只要随便应付一下就过去了。有时候我就故意不吃晚饭，就盼着妈妈能用心地疼一下关心一下，但妈妈似乎总是很粗心，在有没有吃晚饭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一般情况下不作追究，好像我吃不吃晚饭跟她是我的妈妈这件事上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我为此经常生妈妈的气，觉得妈妈不够爱自己，对自己关心不够，不爱我不关心我当初干吗把我生下来，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妈妈很忙，忙得连自己有没有吃晚饭或者晚饭吃什么都想不起来，想到这些我就心软了，气也就消了。

我说过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是一名高一学生了。就算妈妈不在家，我同样可以照顾好自己，但有时候会因为妈妈对自己的忽视而愤愤不平。像今天晚上，妈妈说好要回来做饭的，可到现在还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打回来，我确实很生妈妈的气，我打算晚上就吃薯片，等妈妈回来再吃饭。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被妈妈摇醒了，看一眼挂在客厅墙上的古董钟，已经十一点多了。电视仍开着，我手里的薯片还有半筒没吃完，可我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耿耿，起来，要睡觉到床上去睡！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要乱吃零食，多不好的习惯。瞧你吃的什么东西，这类东西没营养，又伤胃，还上火，你吃那么多干吗？”

“妈，您少说两句行不行，一回来就轰炸一番，轰得人家头都大了。”我揉了揉眼睛，不满地埋怨，“您怎么才回来呀！”

“临时有事，回不来！”

“那你也得打个电话回家呀！”我更不满了：老是这样，把自己女儿当什么了，爱管不管的。

“我忘了，真对不起，事情太多了。”妈妈说，“吃饭了没有？”

“还没呢！”我的声音提高了许多，总算有机会发泄一下了。

“你这孩子，这么大了还不懂照顾自己。先别睡觉，妈给你煮碗面。”

妈妈脱下外套，系上围裙走进了厨房。我一骨碌爬起来，拿过电视遥控选频道。厨房里传来了妈妈切蒜头和肉片的声音，“咚咚咚”的，特别有节奏感。我瞟了一眼厨房，妈妈正在忙碌，她此刻的身影显得特别亲切。

过了一会儿，妈妈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出来。我根本就不跟她客气，接过来就坐在沙发上吃，实在是饿了。战争又起了，妈妈要我端到饭桌上去吃，我认为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就没必要搞得那么正式，在沙发上吃也是一样的。我埋头猛吃，不给妈妈把碗抢走的机会，结果我赢了，她不再干涉了，进卫生间洗澡去了。我自



出了，一边吃一边盯着电视看。电视剧正演到精彩处，一对情侣历尽重重考验，跨越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在一起的机会。镜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初次相识在公交车上的情景，男主角伸出右手，紧紧抓住栏杆，然后对被摔得东倒西歪的女主角说，“抓我的手吧，不收费的。”女主角羞涩一笑，伸出手抓住了男主角的手，总算站稳了脚，不再摇晃了。车到站了，女主角下了车，对男主角道谢，男主角说，“为了陪你，我已经坐过站了。现在我要坐回去，如果我迟到的话，希望你能陪我吃一顿饭作为对我的补偿。”女主角答应了。一段恋情就这样展开……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情节，太感人了，我看得眼睛都直了，心想怎么那女主角就不是我呢！不料妈妈洗完澡出来了，一看电视屏幕就不由分说拿过遥控换频道，换来的是古装剧，侠客和美女正深情相拥，互诉衷肠。这也是我喜欢看的，所以就没跟妈妈争。但妈妈很快又换了，这次我看到的是一对年轻的恋人正起劲地在繁乱喧闹的街上忘我地亲吻着……但电视随即就显示自动关机，然后屏幕就是一片死寂。妈妈一气之下就把电视关掉了。

“妈，你这是干吗呢？”我叫了起来。

“不看了，没什么好看的。”

“你不看我还想看呢？”我扑过去抢遥控。

“现在的电视剧怎么尽演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情节老套、演员造作、内容冗长，无药可救地肤浅。真搞不懂那些导演是干什么的，就不能弄点深刻的东西。看看



这些电视剧，除了煽情看不到其他的，骗一骗你们这些无知少女，就能挣个满钵圆溜，真划算呀！什么叫积极向上，什么叫健康活泼，全要倒回到我们年轻的时代去找。难怪现在的年轻人看上去颓废消沉，我看全是这些电视剧害的。”

“妈，你当记者都当出毛病来了？对什么都看不惯，整天发牢骚，看看电视也有这么多的愤慨，又没有叫你写批评报道。真受不了你，我睡觉去了。”

我气呼呼地说完，加快速度把最后的几根面吃进了肚子，放下碗就往房间里冲，妈妈把我叫住了，“还没刷牙呢！你看你，又忘了，小孩子怎么这么不长记性，说了多少次了，吃完东西一定要刷牙。”

我一头钻进了卫生间，妈妈又发话了，“刷干净点，省得又患牙周炎。现在的牙医技术不高，收费倒一点也不马虎……要刷满三分钟……”

我使劲踢了一下门以示抗议，妈妈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才说两句你就这么不耐烦，现在的孩子还真惹不起……”我又踢了一下门，门关上了，再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哗哗的水声总算把妈妈的声音掩盖了大半。我认真地刷完牙，又仔细地用洗面奶把脸重新洗了一遍，倒不是妈妈的唠叨起了作用，而是磨磨蹭蹭得不想出去，不想再听妈妈唠叨，我真有些怕妈妈了。我其实是害怕战争，尤其是跟妈妈之间的战争。

“嘟嘟……”不好，妈妈来敲门了。我不情愿地开了门，妈妈劈头就训，“你搞什么鬼，刷牙用得着刷这么



久吗？”

“妈，你烦不烦呀，刷太快了你不同意，太慢了你也不同意，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真怀疑你……”看了看妈妈愠怒的脸色，我不吭声了，这时我已经开始怀疑起她的承受能力了。

“怀疑我什么？”妈妈却不依不饶。

“不说，说出来你肯定会打死我的。”我走出卫生间，再次往房间冲。

妈妈却不肯放过我，一把把我揪住，“话还没说完呢。过天，先帮妈妈把这件衣服挂到衣架上。”妈妈正在熨衣服，已经熨好了一件衣服，还有一条裤子要熨，那是她明天要穿的。妈妈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做什么，她都要求自己的公众形象无可挑剔。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很听话地过来帮忙，但就是不明白：妈妈在家里怎么就形象全无了呢？

“说吧，你刚才想说什么？”

“说出来你可别生气，我怀疑你更年期提前了。”我说完就嘻嘻地笑开了。

妈妈愣住了，“什么，更年期提前？你从哪里学来的新名词？”

“你看你，又生气了。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妈妈仍是愣在那里，任手中的电熨斗吱吱地冒着蒸汽。

“妈，你还熨不熨衣服呀？”我提醒了一句。

妈妈回过神来，不再说话了，继续熨衣服，熨得很



专心。我要帮忙，却被她挡开了，我知道，妈妈生气了。我怕她生气，平时战争归战争，但是她一生气，就说明我太过分了，这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卖乖，“对不起，妈，我以后再不这样对你说话了，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妈妈没理我，照样熨衣服。我只好很无趣地进自己的房间睡觉，那句话一定伤到妈妈了，我暗骂自己该死，不该口无遮拦，就算她是我妈妈，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计较的。可妈妈真是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整天发牢骚，什么事情都不顺她的心，什么事情都可能引起她的一番义愤填膺的演说，好像谁都欠了她一样。每天都是这样，从唠叨开始，到唠叨结束。唉，摊上一个这样的妈妈真是倒霉透了。我怀着这样的坏情绪慢慢睡去。

“不想回家”遭遇“雄风烈火”

每天这个时候人总是特别多，街上到处是拥挤的自行车流和塞得满满的公交车。夕阳穿过公路两旁的树木，柔和的光斜斜地撒播着，给过往的人都披上了一层美丽霞光，让不同的脸在不同程度上变得线条柔和起来。已经有黄叶从树下落下来了，在风中打着转儿，慢慢地、轻轻地飘下，即使落在了地下，只要风一吹，小小的叶片照样要不断翻滚的。落叶失去了生命，所以它们注定没有确切的安身场所。我挤在自行车流里慢慢地蹬着自行车，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往家里赶，可我并不急着回家。我给妈妈打过电话了，但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妈妈是越来越不关心我了，想到这些我就很难受，我的心在这样一个有黄叶飘零的黄昏里充满了惆怅。

不开心和开心一样有千万个理由，我的不开心直接源于妈妈的不开心。妈妈这段时间很不开心，她没有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在她眼里我还是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能力替她承担些什么。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老是那么不开心，我很想让她真正地开心起来，可是她的世界与我的世界总是隔得那么遥远，像是两个圆圈，交叉重叠的只是一小部分，剩下的大部分空间我们必须遥遥相





对，我必须靠猜测，靠想像，还靠我极为有限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我根本就不懂得用什么方法才好。如果有一条通道可以直达妈妈的大脑就好了，轻轻地钻进去，把妈妈所想的看个一清二楚，我就不用这么伤脑筋了。可关键是，能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吗？

“唉！”我重重地叹了口气，刚好一片叶子飘了下来，掉在了我的自行车篮里。小小的叶片脉络清晰，钩钩叉叉向边沿舒展开来。我伸手拿起那枚叶子，凑到鼻子前去闻，一种很好闻的淡淡清香马上直钻鼻孔。它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温度，但至少还留着大树母亲赋予它的味道，它比我幸福得多。于是我再一次感觉到了“无所归依”的痛。

也许是我骑得太慢了，后面老是有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催我，催得我心烦意乱的。于是我干脆跳下自行车，上了人行道，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路过一家网吧，我看到不少跟我一样穿着学生裙背着书包的人往里面走。网吧的门只开了很小的一扇，进去的人只是轻轻一晃，就不见了踪影。那小小的一扇门也显示出了无限的神秘感。我不由自主地在那扇门前停了下来。其实家里有电脑，妈妈没回来的时候我都可以上网，在这之前我从没去过网吧，现在我就特别想尝试一下。

于是我锁好自行车，走进了网吧，交了钱，坐在一台机子前。此刻的我充满了倾诉的欲望，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诉说我的“无所归依”与“身世凄凉”。网吧的光线很昏暗，不大的空间摆了大概五十多台